

中外关系史论丛

ZHONGWAI GUANXISHI LUNCONG



29-53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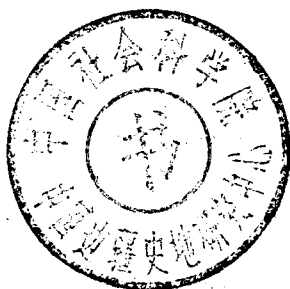
1:1

1 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中外关系史论丛

第一辑



中外关系史学会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中外关系史论丛》编委会：

主编：朱杰勤

编委：马 雍 王克勤 孙毓棠 余绳武

陈碧笙 耿引曾 谢 方

封面设计： 杨华如

中 外 关 系 史 论 丛

第一辑

中 外 关 系 史 学 会 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6.25 字数：152,000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500

书号：3003·1683 定价：1.00元

目 录

前言	孙毓棠 (1)
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	孙培良 (3)
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何时	莫任南 (26)
十世纪前突厥与匈牙利的关系	龚方震 (34)
从考古发现看内蒙古地区在元代东西	
交通中的地位	盖山林 (49)
关于马可·波罗的三个年代问题	黄时鉴 (59)
元代伊斯兰教人物——哈只哈心	何高济 (68)
利玛窦携物考	王庆余 (78)
利玛窦交游人物表	林金水 (117)
金猫里、合猫里和猫里务考	陈佳荣 (144)
明代漳州月港的兴衰与西方殖民者的东来	谢 方 (153)
评《真腊风土记》的三个校注本	许肇林 (166)
关于《两种海道针经》的著作年代	张崇根 (183)
编后附语	(48)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Vol. I. (1984)

Contents

Preface.....	Sun Yu Tang (1)
The Scythian Trade Route and the Legend of Ancient Central Asia.....	Sun Pei Liang (3)
The Earliest Date of the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Mo Ren Nan (26)
The Turco-Hungarian Relations before the Tenth Century	Gong Fang Zhen (34)
The Importance of Inner Mongolia on the Communication Line between East and West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shown by Archaeological Remains.....	Gai Shan Lin (49)
Three Dates about Marco Polo.....	Huang Shi Jien (59)
Haji Qasim -- an Eminent Moslem in the Yuan Dynasty	He Gao Ji (68)
The Articles brought into China by Matteo Ricci	Wang Qing Yu (78)
A List of Personnel Associated with Matteo Ricci	Lin Jin Shui (117)

Jin-mao-li, He-Mao-li and Mao-li-wu....	Chen Jia Rong (114)
The Prosperity and Decline of Yue-gang(Port of the Moon) in Zhang-Zhou and the Coming of the Western Colonists to the East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Xie Fang (153)
Review of the Three Critical Versions of <i>Zheng La Feng</i> <i>Tu J</i> (Memoir on the Customs of Cambodge)	Xu Zhao Lin (166)
On the Date of the Compilation of <i>Liang Zhong Hai</i> <i>Dao Zhen J. n</i>	Zhang Cong Gen (183)

前 言

一九八一年在厦门召开的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上，很多同志都希望能出版一种中外关系史的学术刊物，作为学术交流的园地，以促进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现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把近年来部分同志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汇编在一起，名为《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出版了，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我们知道，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存在，都不可能是孤立的，与世隔绝的；它必然要和周围各国人民发生接触和交往。历史越发展，社会越进步，这种接触和交往也就越扩大、越频繁。它不但促进了本国和本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也促进了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社会的向前发展，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已为世界各国的历史所证实。我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已和周邻各国发生接触和交往。根据文献的记载，公元前一世纪前我国通往欧洲西亚的“丝绸之路”就已出现。希腊地理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称我国为赛里斯，意即产丝之地；差不多在同时，中国的史籍对欧洲的罗马帝国东部则美称为大秦国。两千多年来，我国和亚、非、欧许多国家都有着传统的友好关系。我国和外国的使节、商人、旅行家、学者、僧侣等不断地互访，进行经济、文化上的交流。著名的中国丝绸、瓷器、四大发明等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世界文明曾有过巨大的贡献；西方的历算、科学、技术和宗教、艺术等，也对我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方帝国主义

的侵略魔爪伸向远东和中国，使中外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打上了侵略和反侵略、奴役和反奴役的烙印。深入地研究这些丰富和变幻的历史，我们可以更加深对世界各国的了解，更好地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加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并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为人类的共同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我国对中外关系史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落后的状态。过去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张星烺、冯承钧、陈垣、向达诸先生曾为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做了不少拓荒的工作。如资料的整理、文献的翻译和一些专题的研究，都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但在今天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外关系史既是中国史的一部分，又是外国史的一部分，它涉及中外历史、地理、语言、文化、艺术、科学、宗教各个领域的专门知识，还存在大量的尚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还没有一部较好的中外关系史，即使对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还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我们还需从培养人才着手，奋起直追。我们希望中外关系史学会的成立和《中外关系史论丛》的出版，成为今后开展研究工作的良好开端。

《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从组稿到出版，得到了许多同志的热心赞助和支持，特别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志们为此书出版，给予大力的支持，仅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长 孙毓棠

一九八三年五月

斯基泰贸易之路和古代中亚的传说

孙培良

中国古代与西方的交通向来以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126年），即丝绸之路的开辟开始。丝绸之路是自中国内地通过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度越帕米尔高原，经中亚到达西亚的交通大路。这条路在今新疆境内和中亚途中的一些分支，最后都到达地中海东岸而与欧洲在海上相接。中国的丝绸和生丝在罗马帝国的首都和属境内畅销。这是众所周知的公元前二至一世纪的情况。但事实上，在这以前的几个世纪，东西方交通早已开始。

苏联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古墓出土遗物中有我国的精美丝织品、漆器和四山纹铜镜^①，那是公元前五至四世纪的遗物，说明其时我国的工艺品已向西域输出。同一时期我国洛阳古墓中发现有玻璃制的装饰品目珠^②，则来自地中海区域。当时横贯亚洲的丝绸之路尚未开辟，东西方更未进行海上贸易，西方的工艺品只有经过北方的欧亚草原输入中国。中国当时不只得到西方的这种工艺品，而且能够创造性地仿制流行于晚期铁器时代（公元前500—400年）欧洲的两种不同花样的目珠^③。由此可见当时经过欧亚草原这条路的的东西方经济交往并非偶发，而是相当经常的。另一方面，古籍的记载证明至少在春秋之世我国已积累了不少有关西方的知识。司马迁不相信《禹本纪》和《山海经》所记关于昆仑和许多怪物的神话，但这些记载不完全是闭户臆造，有些确是依据来自远方的传闻。传闻本身固然不合理，却可以证明北方有一条商路使许多离奇的神话得以传播。关于北方的这一条商路，即横贯

欧亚草原的斯基泰贸易之路，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从德国学者洪波尔特（Humboldt, 1769—1859）的《中亚》一书开始，各国学者陆续有所论述，近二三十年来仍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著^④。这虽然是老问题，但对于研究古代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仍有其重要性。本文仅就作者所能接触到的少量资料对此问题作一综述，间或提出些自己的意见，稍事补充。

关于斯基泰贸易之路的最早的现存记录是希罗多德的《历史》。希罗多德约在公元450和440年期间游历黑海北岸今布格河口的奥勒比亚（今克尔赤）和其他希腊殖民地。他访问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从他们了解到有关斯基泰之路的一些情况，另外还利用了前人的记录，最重要的是阿利斯帖亚（Aristeas）的长诗《独目篇》（Arimaspea）。阿利斯帖亚是今马尔麦拉海普洛康奈斯岛上的人，生当公元前七世纪后期，他是阿波罗神的信徒，一个神秘人物^⑤。他出于宗教热狂，为寻找阿波罗所宠爱的北风以外的人，旅行到了斯基泰之路的东端，归后写了长诗《独目篇》。希罗多德利用这些资料在《历史》中多处记载有关斯基泰之路的情况。他的著述态度谨严，虽然记下了不少奇闻异俗，却不肯轻信，只是有时作出合理的解释。

希罗多德的叙述从斯基泰亚（斯基泰人居地）开始。他所说的斯基泰亚不象罗马作者所说的那样辽阔，而只是指自黑海和阿速夫海北岸向内陆伸展的一片正方形的土地，正方形的每一边各二十日程（约合460英里，《历史》，iv, 101.），西起伊斯特河（今多瑙河）下游，东临坦奈斯河（今顿河）。那是一片几乎没有林木的草原。在黑潘尼斯（今布格河）以西住着希腊化的务农的斯基泰人；波雷斯泰尼（今第聂伯河）和奥斯提湖（今阿速夫海）之间是游牧的斯基泰和王族斯基泰的牧地。

顿河是斯基泰亚的东界，渡过顿河是萨尔马泰界。萨尔马泰人居地从阿速夫海上端向北延伸十五日程，境内无树。再前行是

布迪尼境，林木茂密之区（《历史》，iv, 21）。在另一处，希罗多德又补充道：布迪尼是强大的部族：他们有深蓝色的眼睛和明亮的头发。他们是当地的人，食鼠。境内有城，名格伦，四围有高垣，木制。格伦人本是希腊人，他们从黑海沿岸被逐至布迪尼境定居，从事农耕。布迪尼境还有深广的湖，中有水獭、海狸，另有方面兽，土人用以镶饰连巾外衣的边缘^⑥（《历史》，iv, 108—109）。

自布迪尼境北行，有荒野七日程，复偏东行，至屠萨格泰境，人众昌盛，远过他族，其人以狩猎为生。又有伊尔凯人，与之接界，亦事狩猎，境多林木，人隐身树上，猎犬与马卧地上，以待猎物，射中猎物，即上马追赶。逾此稍东，有斯基泰别部，以反抗王族，迁徙于此（《历史》，iv, 22）。

以上所说的地方都是平坦肥沃的原野，再过去便是坎坷不平的地区。有一种人住在崇高山岭的山下，无分男女，生而头秃，鼻扁平，长下巴。他们有一种语言，衣着与斯基泰人相同。他们吃一种树的果实，树名滂蒂孔^⑦，象无花果树那样高，果实如豆，内有核。果实熟时，用布包裹挤榨，流出黑色浓汁，土人叫作“阿齐”^⑧。他们用舌舐果汁，也把它掺和在乳里作饮料；果渣制成饼当肉吃。因为他们那里没有好牧场，羊很少。他们每个人都住在一棵树下，冬天用毡子盖在树上，夏天撤掉。没有人伤害他们，因为邻近部落认为他们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有纷争还要请他们给排解。如果有人逃到他们那里去避难，绝对安全无患。这种人叫作阿尔吉帕（Argipaeans）（《历史》，iv, 23）。

至此为止，这条路上所有各族，包括阿尔吉帕，都已熟知。有些斯基泰商人和第聂伯河河口市场以及黑海其他各市场的希腊人在这条路上做生意，从他们可以了解许多情况。斯基泰人在这条路上要经过七道翻译，使用七种语言^⑨，跟各当地人交易（《历史》，iv, 24）。

从秃头人再往前去的国土就说不清楚了。崇高山岭无法跨越，挡住了去路。秃头人说山中有人，脚如山羊。又有一族，一睡半年。希罗多德以为都不可信。秃头人以东住的是伊塞顿人（Issedonians）。秃头人以北的地方，为崇高山岭阻隔，除他们所说的以外，毫无所知（《历史》，iv，25）。

上述沿途所经各族的情况都是希罗多德从斯基泰和希腊商人听到的。除自阿速夫海上端北行十五日程入布迪尼界外，他未记各族之间相距道里，而且顿河下游本是自东北流向西南，他却以为是正北正南，其他各河，他也是这样看法^⑩。商路本是由西南而略偏东北，他一直以为是由南而北。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方向定准确。古代没有罗盘针，希腊地理学者弄错方向的实例很有一些。他没有提到伏尔加河，那是因为顿河自西北折向东南的河曲处与伏尔加河极近，他误以为一水。再则他所记各族居地的地理环境很简略，因而确指何族在何地很困难。各家提出的说法很多，没有哪一家的说法能被公认为比较满意。现参照各种成说，将斯基泰贸易之路绘制成图，大致表示出这条商路的总的方向（见附图）。

自萨尔马泰境北行（实际上有一段是沿伏尔加河西岸东北行）十五日程入布迪尼境。布迪尼人大约住在今萨拉托夫州，境内有森林和草原，并无湖泊。希罗多德所说水獭和海狸等大概是从北方沿伏尔加河转贩下来的。格伦木城可能是希腊人设商站之处，也许就在今萨拉托夫市所在地附近，那里自新石器时代就是居民点，考古学者在那附近古墓中发现许多青铜器。布迪尼境以北的七日程是无人居住的荒野（《历史》，iv，123）。可能商路是在萨拉托夫市附近过伏尔加河沿东岸前行，这一带在大伊尔吉兹河以南为盐碱地，北去亦无林木。大约在萨马拉（今古比雪夫市）附近转东行（实际是东南行），入屠萨格泰境。此族人数甚多，据地宽广。希罗多德（《历史》，iv，123）提到境内有四

条大河。伏尔加河以东的四条大河应是萨马拉河、乌拉尔河、托波尔河和米阿斯河。如果这样推测不错的话，此族居地应在乌拉尔山西麓绕过山南，并占有东麓之地。那是森林地带，适于狩猎。再前行为伊尔凯人，当在伊希姆河流域。又东行则为阿克摩林斯克的草原地带，斯基泰别部的居地。希罗多德说他们是反抗王族斯基泰迁徙来此。但也可能他们是未随王族西迁而留居在此的。

由斯基泰别部前行，便离开了肥沃的原野，走上坎坷不平的地带。那是哈萨克北部的丘陵和荒漠。沿荒漠东南行，在斜米帕拉丁斯克渡额尔齐斯河，经此河与鄂毕河之间的草原，到达阿尔泰山脉的西缘。这崇高山岭的山下就是阿尔吉帕人即秃头人的居地^①。希罗多德说他们每人“住在一棵树下，冬天用白毡子盖上，夏天撤掉”，大概是说他们住的是帐幕。现代哈萨克牧民终年住圆顶帐幕，用活动的木架子支起，移动时可以拆卸^②。秃头人所说“脚如山羊”的人应是指住在山中的人奔驰轻捷有如山羊。“一睡半年”的人是说北方有半年缺少阳光，人有半年生活在室内^③。

地处阿尔泰西缘的阿尔吉帕人正当商路要冲。商路在这里分两支：东北行，经今苏联阿尔泰边区至巴泽雷克和米努辛斯克为一路；东南行，沿阿尔泰山麓前进，至准噶尔地区为一路。阿里斯帖亚大概在阿尔吉帕人那里遇见伊塞顿人，并从他们听到些有关北风以外的人的消息，所以他随同伊塞顿人东南行，到了他们的居地。希罗多德以《独目篇》为依据，因而只是叙述东南一路的伊塞顿人和独目人从格立芬盗取黄金的传说。他根本不知道有东北一条路，事实上却是有的。阿尔泰边区突亚赫塔(Tuiakhta)古墓中发现有和我国洛阳古墓出土的同样的玻璃制的目珠，证明其地与西方的贸易关系^④。《斯基泰人》一书的作者莱斯(T. T. Rice)并指出：在公元前五至四世纪期间，巴泽雷克是东西方贸

易的中心^⑩。

关于秃头人以东的伊塞顿人，希罗多德谈到他们的一些风俗。他说：他们当中某人父亲死后，所有近亲都来用羊祭奠，然后把羊肉和死者的肉切成碎块，掺和在一起，共同食用。死者的头颅刮光洗净，镶以黄金，每年盛大节日取出以纪念死者。此外，他们以行事公道著称；妇女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我们的知识只能到这个民族为止（《历史》，iv，26）。

从伊塞顿人再往前去的情形，只有靠伊塞顿人所说的才晓得。他们讲了独目人和守护黄金的格立芬的故事。斯基泰人从伊塞顿人听了这些故事，又传给希腊人。因此我们称独目人为阿里马斯普，这是斯基泰语，阿里马（arima）是“独”，斯普（spû）是“目”（《历史》，iv，27）。

关于独目人和格立芬的故事，希罗多德说：从伊塞顿人居地前行为独目人；再往前去是守护黄金的格立芬。再往前是北风以外的人，他们的居地延伸至海。所有这些民族，除北风以外的人而外，都不断侵袭邻族：独目人逐走伊塞顿人，伊塞顿人逐走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进逼住在南海之滨的齐默利人^⑪，迫使他们离开他们的故土。这是阿里斯帖亚所说这一地区的情形，他跟斯基泰人所说的不同（《历史》，iv，13）。斯基泰人自称他们是被马萨格泰人打败，才离开亚洲故地，来到齐默利亚（同上，11页）。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而且可以互相补充。伊塞顿人逐走斯基泰人，斯基泰人从东方草原西徙，企图夺占马萨格泰人居地，不成，又被击走，最后迫使齐默利人离开黑海北岸。这是公元前700年左右的事^⑫。欧亚草原上游牧族的大迁徙运动就是这样进行的。莱斯根据中国史料认为：周宣王（公元前827—781年）讨伐侵扰中国的匈奴（殄允），将他们逐出中国西境，这一自卫战争在战场以西数千里引起一系列变动。败退的匈奴夺占其西邻的营牧之地，后者又侵占其邻部，诸族递相攻占，促成游牧族的大

迁徙。公元前 800 年的严重干旱也是促成这一次西向迁徙运动的重要因素^⑧。

关于伊塞顿人居地，希罗多德在叙述波斯居鲁士征马萨格泰时曾提到马萨格泰人住在东方日出的方向，在阿拉克斯（锡尔河）对岸与伊塞顿人相对。早期德国作者大多侧重这一点，将伊塞顿人居地定为乌拉尔山以东，最远不越过托波尔河，例如洪波尔特（Humbolt）、赫尔曼（Hermann）、韦思特伯（Westberg）^⑨。他们把乌拉尔山视为希罗多德所说阿尔吉帕人以北的崇高山岭，而将伊塞顿人置于乌拉尔山东麓或乌拉尔山以东某一处。困难在于乌拉尔山并非高峻不可踰越，而且乌拉尔山的方向亦非自西而东。另有一派则以阿尔吉帕人以北高山为阿尔泰山，并以托勒密《地理学》为依据^⑩，认为伊塞顿人居地在塔里木盆地。德国学者托马谢克（Tomaschek）最先提出这个主张，本世纪英国学者闵斯（Minns）和哈德孙（Hudson）继之。托马谢克认为伊塞顿人是月氏人。闵斯说：月氏人本是“塔里木和布隆吉尔河（即甘肃省西北部的疏勒河）流域之间的藏族部落。”公元前二世纪前期，匈奴把他们逐至塔里木，随后又与乌孙联合，迫使他们远徙至粟特地；斯基泰伊塞顿（阿克苏？）和塞里卡斯基泰（罗布泊附近的楼兰？）或许是他们留下的两个地名，所以托勒密把这个部族记在他的地图上。“托勒密的伊塞顿人表示迁至塔里木第二个居地的月氏人，但阿里斯帖亚所知道的伊塞顿人是在布隆吉尔河流域，大概还包括吐火罗人在内，所以他的伊塞顿人可以伸张到帕米尔。而与隘径以外药杀水（即锡尔河）流域的马萨格泰人相面对。”^⑪甘肃西北部的月氏人而能与药杀水的马萨格泰人相面对，这种说法太牵强。哈德孙认为根据托勒密（6.16）和《史记》的一个注释家（按：他指的是张守节），应将伊塞顿人定为乌孙。因为“前者将伊塞顿人置于罗布泊以东，而后者则谓早先那一地带的游牧族，中国人称之为乌孙。”^⑫“托勒密的伊塞顿人

就是阿里斯帖亚和希罗多德的伊塞顿人，托勒密地图上所标出的伊塞顿人的位置与根据希罗多德所述他们应在的位置并非太远。”“综合所有的证据，我们可以认为，在希罗多德那时候，他们的居地是南起阿尔金山，北踰博克达和巴里坤山。”^②

闵斯以希罗多德的伊塞顿人居地在塔里木和布隆吉尔河流域之间，哈德孙承认托勒密将伊塞顿人置于罗布泊以东。两种说法所指地域相同，都是说在楼兰以东和敦煌一带的地方。所不同者，闵斯以伊塞顿人为藏族部落即月氏，哈德孙则以伊塞顿为乌孙。两种说法都不能说明伊塞顿人如何与马萨格泰相面对，而这一点正是希罗多德特别指出的一个重要标志。最近，已故法国韩伯诗（Louis Hambis）主编的《中亚历史和文明》（巴黎，1977年）一书在折衷以上各种说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说：塔里木盆地在汉人征服之前“有两种民族已无法具体考订了。其一是乌孙人，他们是在七河和天山地区的一个民族的分支，主要是居住在今蒙古的南部和甘肃以北；其二是统治这一地区的月氏人，我们仍无法弄清其起源。事实上，乌孙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 Issedons 人，希罗多德还认为他们居住在离乌拉尔山不远的地方；月氏可能就是占领了塔里木以东中国大草原的那个民族。”^③这个说法肯定闵斯以塔里木盆地为月氏的第二居地之说，但否定月氏为伊塞顿人；肯定哈德孙的伊塞顿人为乌孙之说，而以希罗多德的伊塞顿人是在七河和天山地区的那一支。乌拉尔派的说法也没有被否定。依照这个新说，乌孙即伊塞顿人应该是活动于今哈萨克东部和北部广大地区的游牧族，他们跟锡尔河右岸的马萨格泰人确是正相面对的。

以下看伊塞顿人所说独目人等的故事。这些故事本来是《独目篇》的内容，但这篇长诗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业已佚失，只有靠后世残存和诗人间接引用的片段才略知其梗概。公元十二世纪拜占廷诗人泽泽斯（Tzetzes）的《千行卷汇编》（Chiliades）中

保存了六行原句，内容是：“以长发自豪的伊塞顿人说：‘他们的在北风方向那边的邻人，是人多势众的勇猛战士，富有马匹，羊和牲畜成群。每个人只在前额当中长着一只眼。他们毛发氍毹，强悍无比’。”罗马作者普林尼的《博物志》（vii, 10），一书中提到独目人跟格立芬的斗争。他说：“在这些部落（普林尼在这里是说一些吃人肉的部落）以北，距北风出发之处和名为北风之穴的洞——其地号称Ges Clithron^②——不远的地方，据说有独目人，以前额当中有一目著名。他们为宝贵的矿跟格立芬进行不断的斗争。格立芬象通常传说的那样，是身生两翼的怪兽。它们看守从矿中挖出的金子，独目人要偷走金子。很多作者记载此事，最著名的是希罗多德和普洛康奈斯人阿里斯帖亚。”

希罗多德确是根据阿里斯帖亚记了独目人窃取金子的事，但他并不以为那是实事。现代作者如闵斯和哈德孙以为那个故事反映历史的真实情形。前者以独目人为周代的狻猊，并以秃头人即阿尔吉帕人是他们在西境的前哨^③；后者也以独目人为狻猊，但认为他们是金子的生产者。金子大概来自准噶尔东部的南阿尔泰山（“金山”），经过伊塞顿人转手卖给阿尔吉帕人，斯基泰商人从后者买到金子。“阿尔吉帕人的居地是从西面来的斯基泰人和从东面来的伊塞顿人交换货物的地方，以货易货的办法使独目人的黄金大量流入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亚。”^④那个地区大量地、广泛地使用黄金制作和装饰马具、武器、各种器物。《斯基泰艺术》的作者波洛夫卡说：“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文化，甚至连‘富有黄金的迈锡尼’也算在内，其黄金之多能与斯基泰亚相匹敌。”^⑤因此，斯基泰人从事黄金贸易，控制欧亚草原从西到东的通路。公元前七至四世纪期间（斯基泰人最强盛的时期），这一条路可以称为黄金之路。

关于独目人从格立芬窃取金子一事，波勒吞提出一个新的说